

後漢書

第五十六本 列傳
 第七十二卷上 方術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揚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瘳扶 折象 樊英
 第七十二卷下 方術下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賜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于敷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和 王和

六〇	一〇	四二	五〇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六〇	五〇	漢
函	〇二六	書
三架	六〇	冊
	二六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6
冊數	60 (56)
函號	280 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范曄 後漢書 文十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

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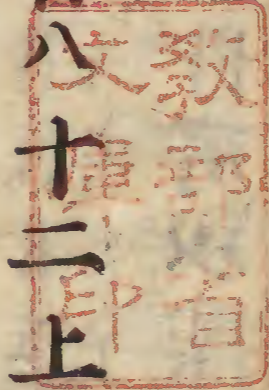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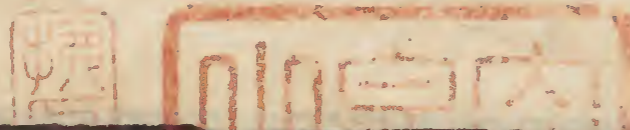
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贊於神明

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墳記矣左傳曰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

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



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

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亥龜負

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箕子之術洪範五

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占災異之書也今書

行陰陽師曠之書七志有師曠之六篇緯候

之部緯七經緯也候鈐決之符兵法有五鈐

翰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

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

長九寸有降城得長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

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

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遠之符符長五寸

有敗軍二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士吏卒之

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替留皆所以探抽

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冥隲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爾雅曰隲深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

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

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關

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闔陽為天前書班

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整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

以占而斯道隱遠玄奧難所故聖人不語怪

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

未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孔子

恭肅於鬼神且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賈

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所謂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

從之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

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

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藥大等並以方術見

天上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後王莽矯用

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

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

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

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

乖忤淪敗各見自是習為內學尚竒交貴異

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是以通

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

藏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子長亦云觀陰陽之

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

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

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

徧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

破音五若

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

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詩之

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故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

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遺謂信與不信

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

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劉

攸曰正文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案此中世

張衡為陰陽之宗即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

名家焉謂襄楷蔡邕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

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

時事因合表之云也表顯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降州縣父文孫明曉

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

帝時有言越雋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

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

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

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

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變

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

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

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

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

涌起十餘丈縣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王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

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

介環舍趨走日數十劉放曰舊本有時人

後漢傳卷之三

五

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
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

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

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文夫化為女子

顏色羨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

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

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

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家蓋地

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為石筭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

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

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

漢改為新野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特

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

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今君

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

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訪事仲子從之

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

莽陰竒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

愛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

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

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

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奠日漢

噴也執法奏為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

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

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

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車制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

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

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

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警

不復言警亂也帝令兩郎扶下幾憲亦不拜帝

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

音古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

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

變姓名為平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

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

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

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

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

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

復昔大禹決江踈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

廢業富國安民章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

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

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

塘堤塘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

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時楊一無聽遂共譖

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

吏恐遽白晨晨驚曰界濫矣太守聞忠信可

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

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

晨於都官為揚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立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先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歆歆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歆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

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劉歆曰主簿案文多一日

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顧曰府君但

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

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

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

每部督郵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

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軾

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

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焉乃詔尚方診視也說文曰診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

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果乘白

鶴駐山巔望之不得
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
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
有臧釁倫使収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
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
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
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
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

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
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

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
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

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兩早喪
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嫂娶皆成

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
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

荐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荊州

刺史

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
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

幸魯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
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帝面夷

吾處東廂分惟隔中央夷吾可決正一縣三
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

盡如此者朕不憂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

天下帝以勵群臣

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

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

雍熙○劉放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殷

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

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

云皇大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

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

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外傳陳九

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

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

錄探賾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

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

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董督也臣嚴綱勗勵也勳及其應選作宰

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列威

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

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按園尋功簡能

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

五侯九

伯杜預注云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

有伊吕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蘓京房之

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楚者京房雖密勿在

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務馬以要

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

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

棟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宜當拔擢使登

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

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必致休

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

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且乘致

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

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

兩吏柴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

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勅其

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

下葬墓不起墳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

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
預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占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
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
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
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
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發庫兵擊之
又有風吹削脯脯當作柿音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

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脯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土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太守以問由由

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
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
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
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
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

所容因名焉

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

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

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

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

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以為

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

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旂宛陵屬

丹陽郡旂以馬蹠足是以不得速蹠屬稜乃

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

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

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

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

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

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

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

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
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列縣觀
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郤候舍時夏
夕露坐郤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
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
問何以知之郤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列
分野故知之耳

前書紫微觜參益
州之分野也

後三年其使

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爲吏太守竒其隱
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
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
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
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
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
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
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
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
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
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

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
 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
 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太
 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
 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曹
 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
 葬行心喪之禮三年
 喪畢或去或留也曹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
 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閱仲叔之

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
 兪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
 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
 時天下旱縣東持兩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
 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
 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
 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

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醫爲合膏藥
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
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史槌破從者頭生開筒
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葉翳遂
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河南平輿人也習

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
求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
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
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
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
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
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
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
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
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第固

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

像曰昔鬪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

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久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

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

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

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牆隙而

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

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

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

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

璇機鈴考靈耀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機

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惑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合孽佑助斯握誠圖潛潭巴說

也題辭隱於壺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

大狐

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

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

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

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

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

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曲籍

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李昂

謝承書曰昂字

子然贊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別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至北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立
官公車徵不行卒也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即宗李昺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十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衣上博土徵宗取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縣印綬置廳上道去終陳留楊倫見儒傳東平王于家子頡自有傳
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帝隱居野廬以道自娛

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內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

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仁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

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若申

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筍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

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今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

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貪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

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英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述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

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

議談者也

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

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

議談者也

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
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
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
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
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
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
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帛喪亦其恭謹若是年
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諱事官人為
司徒陳郡郤廵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
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
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
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
而後進稀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
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
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

適末或踈

文章雖美時敵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

及其陶摺

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

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乘之數跡乎

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

謂莊子曰言

無用莊子曰如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也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

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

乃消謀遠術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

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

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

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

以喜孟軻有言曰以夏

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終

張身校正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灾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

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

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也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

也敬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也揚舉

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為天

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

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

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火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

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

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

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

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

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竒之後遂隱居

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

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

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

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

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
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
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慘怪之問其
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
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
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

○劉敞曰注賣者人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
相欺案文多一人字

事遷繪相繪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繪侯劉

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廢嫡立庶

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

謂臣曰繪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由得此

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

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

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

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

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

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

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

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

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

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

地

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
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

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
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
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

故詣請命也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

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

守馮緄始拜郡開綬苟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

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

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

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

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學術延熹三年琅邪
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

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覽為討寇
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
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
武陽開陽陽都宜發五陽郡兵郡多有陽謂
安陽並近莒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
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
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
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
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
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
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
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
果以破賊於是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
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
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

立善明天官等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
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
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
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
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
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
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灾
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
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
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
期宮中有灾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
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郫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
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
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

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
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其見器重扶
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
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
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
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
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喪秋毫之善貶
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

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大學州郡辟命
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
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荅曰僕文不能盡
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
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弟舍
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其使張溫大敬服
密之文辯遷
大司農而卒

郭玉傳

郭王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
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聞見有疾者
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

於世

直診候也音

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

之高亦隱跡不仕王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

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

效應帝竒之仍試令嬖臣炙手腕者與女子

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

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

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

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腠理至微

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

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

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

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

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

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

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

衝破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

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

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

佗音徒何反

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音

遊學徐士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

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

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

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

處截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

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刻

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

去疾癒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王曰創愈一

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

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瘻

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

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棉糠色犬

頭如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

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

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

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

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十寸，濕布拭身體，舒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年數人，以鉞力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大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及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正佗，令滿數至，將八十九灌，熱氣乃盡出，當滿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滲，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才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剝，腹養藥也。佗便飲藥，令腹破，腹視脾，半腐壞，剝去惡肉，以膏傅，剝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劉放曰：注且用寒。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水壅文且當作巨。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塞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齋蠶甚。

後漢書

九

酸詩義疏曰：蘋澹水上浮萍者，鹿大謂之蘋，小者為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菹也。劉放曰：注蘋澹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竒。日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腰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

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且並起者也又有

一郡守篤病又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胃中煩懣

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肉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膽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曰閒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

更呼他他曰脉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
 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
 必燥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
 而不通他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
 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他之絕技
 皆此類也他別傳曰有入病脚臂不能行他
 切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
 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
 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一行
 端直均調也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
 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

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他恃能
 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知妻
 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者服荀彧請曰他方
 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
 他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
 畏法不敢受他亦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
 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他以為腸癰與散兩錢
 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
 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

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収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劉放曰普依準佗療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鸕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

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

猿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

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一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

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

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臧之閒不

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

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他求

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他授以漆葉青麩散別

傳曰青麩者一名各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

他他以為佳語阿阿又秘之遊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恠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

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劉敞曰注本

字書按文多一本字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

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使

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

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

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

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曾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

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

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常屈頸鵠息居妖謂掘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反毛詩曰有集唯鷦毛萋注曰鷦雉也山海經曰女九之山多白鷦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

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

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
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阜亂後莫知所在漢
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
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
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
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且與
知友故人別夫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
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王女
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本女子化為丈
夫善為平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

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
禁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
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
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
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特遭兵亂疾疫大起二

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鄞元注水經曰吳寧
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
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

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
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易曰

枯楊生稊王弼注
云黃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
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

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

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 百姓未之知也。炳乃

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惶。

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

渡，船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

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

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

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傳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

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

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

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

明白，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乃與俱入

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

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

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侯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適見責今事畢當
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
房使入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
舉為扛音江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
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斷
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
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
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

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
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
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
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
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
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發
州新蔡縣
西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
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

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
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
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
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
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
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
魅適來而逢長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
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
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

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
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
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
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
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
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
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罪人問其故
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

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劉放曰又嘗坐各
謂長房身也不當或一日之閒人見其在千
作使字當作往字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眾鬼所殺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何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
陰宛句今曹州縣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
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
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
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
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
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
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
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
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
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
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
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

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且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鄴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萬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一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

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

音蒲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觀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

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
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額而叱祈曰汝為
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
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其罪
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
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
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

松江出鱸魚味異它處

元放於下坐

劉放曰按按下

得也按傳未嘗以字稱亦無或

應曰此可得

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

劉放曰案

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

劉放曰

按之當作

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

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

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

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

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

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

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自蜀反劉放

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

乃為齋酒一升脯一介手自斟酌百官莫不

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

脯矣鑪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收欲殺

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

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

後入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

群劉放曰按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

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

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即競

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

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

川卻儉能辟穀餉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

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

初儉至之可伏苓價暴貴數倍議即安平李

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

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

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

文乃燕左慈到又競受其神道之術至寺人
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
於人閒一日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
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交縣人也劉放曰交縣人案必當作密其初行
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

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陳寔

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韶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
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
幻人又河南有翹聖鄉善為丹書符効厭殺
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

編姓也 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
夫大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

婦爲魅所病侯爲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閉
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
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
閉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劉攽曰問之吾
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
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
人爲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
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癒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

封君達三人者

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公御婦人術或飲小
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
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葛植辯

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謂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頗以誘之義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雙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一頃奮年鼓鯉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取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

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聞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劉放曰註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

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

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

之不絕房室

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古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術數二百餘日肉色光羨力金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氣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劉放曰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習字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

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

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
 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
 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
 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者言將登仙假託
為尸以解化也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王

師道

校正

慶應元丑

